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第五十七回 鬥尖義群聯芍藥詩 紹箕裘再兆芙蓉鏡

話說雲從龍來至繪芳園覽餘閣前下轎，小儒、王蘭等人早迎接出外，邀請從龍到留春館內。家人們送了茶，從龍即向王蘭笑道：「昨承折簡相招，今日特來驗君食指果動否乎？」王蘭笑道：「食指之動與不動，與你無涉。你究竟今朝的東道怎生備法，快說出，來，我好吩咐廚子去。」從龍道：「悉聽尊便。乃照日前的東道何如？」二郎道：「在田別要信者香的話，若等你這時候來，方才吩咐廚房預備，午飯是別想吃了。昨晚我們已代你議定，你看去可使得？與前日者香的所備，不過大同小異。」說著，回身在書架上取過一張食單，遞與從龍。從龍接過看了一眼，連稱：「妙極！該價若干，還煩楚卿知會廚房內，明日到我那裡去領。」二郎笑道：「這倒不用你交代，你備東道請人，自然到你那裡領價。難不成還派我出麼？」

眾人談談說說，早至午時分，家人們上來擺開桌椅，安放杯箸。從龍亦換了便衣。今日是八付座頭，從龍，小儒、王蘭，二郎，漢槎、伯青、梅仙、五官等八人。從龍主位，其餘挨次而坐。眾人飲酒看花，甚為歡暢。留春館前本有畝許火的空地，盡用短紅竹籬，就著地勢圍成長短方圓形式。每圍內分栽各色芍藥。當盛開之時，不下千餘百枝，深紅淺白，奪豔爭妍，望去若錦繡花城相似。眾人賞一回花，飲一回酒，高談雄論一回，大為愜意。小儒又命人剪了各色芍藥數十枝，插於幾上壁間，頓覺滿室中花團錦簇，分外可觀。

少停席終，散坐品茗閒談。王蘭道：「既對名花，何可無詩。我欲大眾聯句，作五排一章，以志今日之樂。」五官聽了，忙接口道：「好！」原來五官近日習學作詩，甫經入教，恨不能與人聯句，評評自己詩學如何。若果能臨大敵，從此當格外用心，益求精進；倘不能用，我也死心蹋地丟開手，另習別的技藝，免空費了心思。此時聽見王蘭要聯句，正合己意，生恐小儒等不願，故而趕著先行道好，以鼓眾人之興。也不待眾人答應，便起身取過筆硯，催著王蘭限韻。

從龍笑道：「五官也不做詩，偏是他著急得很，是何意見？」

二郎道：「在田不知道，他近日似著魔一般，晝夜學詩。甚至到四更都不肯睡，在那裡吟哦，清早就向小儒、者香問長問短。又品論李青蓮羚羊掛角，杜工部巨刃摩天，白香山平易近人，韓昌黎大氣磅礴，以及郊寒島瘦，陶淡李濃，王摩詰詩中有畫，司空圖物外傳神。一日到晚，不是分門別類的摹效各家法則，即嘔心挖膽的面壁吟思。我常笑他，這麼苦志用功，將來定成名士。所以他聞得你們要聯句，才這般喜歡。」

從龍道：「販來五官也會作詩了，真正難得。我們倒不可不聯吟，以助五官雅興。二則也評較評較他的詩學，究竟如何？我每說五官的為人，要算十全，就是文墨上不甚了了，未免缺憾。這麼一來，竟成了彬彬儒雅，可羨可敬。」二郎笑道：「他不獨學詩，而今兼又學畫，昨日我看他畫的底稿兒，就很有筆意。山水花卉人物翎毛草蟲，色色俱全。惟有山水，分外擅長。尤其是他又學作寫真，日前代小麗畫了個小像試筆，雖不十分形肖，亦不至人見了不是小麗的面目。卻也難為他有這麼人心腸去學，大約再過一年半載，該有人求他畫了。」

五官笑道：「楚卿別笑話人罷！我不過閒暇東涂西抹的胡鬧，也不算什麼，還不知學得成學不成呢。待我真學成了，再勞你這麼謬獎不遲。我們倒是商議怎生聯句是正經，不要聽你沒要緊的閒話，擾亂眾人詩興。」從龍點頭道：「真所謂人有所念，天必從之。又云：有志者事竟成。五官賦性本來聰敏過人，再加以好學之功，定可成名。從此騷壇之上，又多樹一幟；荆關之下，復繼起一人，我輩真要愧煞。」

王蘭早將韻本展開，揀了一先的韻，又將一張紙裁分八處，上面注人名字，放在各人面前。推著五官道：「就從你聯起罷，」五官也不推讓，提起筆略一吟哦，便寫著念道：

月令清和屆，

寫下道：「此句起的未免粗鄙，你們品評可用得？否則待我另想起句。」從龍道：「很好，不用改的。凡五排開首，都宜平鋪直敘，方不占中後的地步。況此句雖然平易，卻是這個時候，我來接你的。」便提筆寫著，念著道：

名閱集眾賢。花稱金帶豔，

伯青道：「既已說到本題，不能不敘及我輩。」遂聯道：

人似玉班聯。杯泛茶糜酒，

小儒道：「正是這時候了，仍要再寫幾句實事實景，始不脫略。」

便寫道：

堂開玳瑁筵。葉低初帶雨，

漢槎點點頭，也續著寫道：

紅吐半籠煙。地築三弓拓，

王蘭即續道：

籬圍萬朵妍。春殘歸似客，

梅仙忙接道：

夏至永如年。香不招飛蝶，

二郎續道：

聲先聽杜鵑。將離誰作賦，

王蘭又忙接寫道：

別號慣名銜。綽約翻階上，五官道：「這銜字韻押得新鮮，未免失之穿鑿。」便接著續道：

豐茸倚檻邊。閒憑橋廿四，

小儒點首道：「妙在不黏不脫，空際傳神。五官的詩學，真有進益了。」亦接續道：

清供佛三千。蕊細同絲蹙，

從龍即接道：

枝高若火燃。

正待寫第二句，王蘭坐在對面，已得了一句，便搶著續道：

欹斜因戲露醉，

梅仙見王蘭搶了從龍的出句，也不容王蘭再接，便提筆寫著，念著道：

窈窕受風偏。

伯青笑了笑，續道：

品重鵝黃貴，

二郎也搶著接了一句道：

根滋犬白延。

五官笑道：「那裡是聯句，倒是搶命了。」亦續道：

烘宜朝院日，
梅仙道：
晴好夕陽天。
王蘭笑指著金柳二人，高聲念道：
謔贈詩人詠，
從龍亦笑著續道：
評芳畫譜傳。

小儒道：「不必再往下聯了，我來煞尾罷。若再聯下去，刁；過倒去顛來用些芍藥典故，反嫌堆砌。」遂捉筆寫道：
吾儕須暢飲，對此已如仙。

五官道：「這兩句與芍藥有何關係？」小儒道：「唐韓愈《芍藥詩》：『覺來獨坐忽驚恐，身在仙宮第幾重。』我就是用的這個意思。」

五官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即如這裡館名留春，我常想『留春』二字未免太泛。若以為芍藥開於首夏，春事已殘，取名留春者，言其不忍春去，欲相留之意。則茶縻等花，何嘗不與芍藥同時開放，也可題此二字。我幾次要問者香，又恐另有出處。昨日偶見柳宗元詩，有『欲紅醉濃露，窈窕留餘春』之句，方知『留春』二字，專指芍藥而言，竟移不到別的花木上去。古云：開卷有益，真正不謬。我若冒冒失失的去問者香，又要惹他笑話了。」從龍道：「足見五官處處留心，深為可羨。」

梅仙即取過一幅淡紅花箋，將眾人的詩句，挨次謄在一處，每句下注了名字。眾人彼此傳觀贊賞了一回，從龍道：「今日是子騫落後了。別人或三聯，或二聯不等，惟你只有一聯。」漢槎笑道：「我本不善聯句，情甘落後。先時你們慢慢按部就班的聯續，我尚可勉應一聯。誰知你們後來同搶命一般，彼爭此賽，我那裡趕得上，爽性退後，還藏拙些。改日容我補幾首絕句，或者還看得下去。若此時勉強和你們搶著聯句，必至鬧出不倫類的詩句來，又何苦惹你們取笑呢。」

眾人談說了半晌，時已近暮，留春館內早點齊燈燭。小儒又命人紮了多少各色紙燈，用長竿挑起，插在芍藥田內。紅花用紅燈，白花用白燈，愈顯得花光豔麗，燈影迷離。眾人齊贊這想頭甚好！家丁們擺上酒席，眾人復挨次入座。傳杯遞盞，直至三更方止。從龍辭別回署，小儒等亦各回寢所。

次早小儒起身，正欲向園裡去尋五官、伯青閒話，又可便到留春館賞玩帶露芍藥。忽見雙福忙忙的進來，上前請安道喜道：「京裡二位少爺報單到了。」小儒未及答言，早聽得外面一片鑼聲，敲的沸翻盈天，送報的人眾，好似直打了進來，齊向小儒叩頭稱賀。為首的越眾上前，單屈膝雙手將報單呈上。小儒喜出望外，即命雙福先領送報人眾下去歇息。展開報單，見寶徵中了二十三名進士，欽點庶常吉士。寶煜也中在五十六名上，以知縣簽發江西。

小儒一面吩咐開發報人，又賞了酒飯。遂興匆匆的回後，說與方夫人等知道。方夫人聽了，亦欣喜異常，忙放手親自在家神祖先前點燭焚香。隨後眾家人一起一起的上來叩喜，多有賞賜。

外面王蘭人等，裡面洪靜儀眾夫人等，皆過來道喜。少停，雲從龍得信，也坐轎前來。接著合城文武諸官，紛紛來賀，忙的小儒迎送不迭。

大門內早將一幅猩紅吳綾寫著泥金報單，高高掛起。綠野堂上亦張掛燈彩。此時連雙福等眾家丁，都忙得十分高興。議定來日演戲擺酒，遍請在城官員紳宦，次日請親族人等，又次日請從龍人眾。分作三日，方不擁擠。一切照料，仍托梅仙、五官二人。內裡方夫人也分三天邀請女客。所有來赴席的親友，自然各有厚饋，不須細述。

到了第三天，酒席擺在綠野堂，從龍首座，其餘各分次序。晚酒仍設在留春館內，從龍道：「前日子騫說另補幾首芍藥詩，刻已數日，想必脫稿，何妨請教一觀。」漢槎笑道：「詩卻謔了兩首，連自家都看不入眼，怎好獻丑？可否再假兩日工夫，容改可觀，再行呈政。」王蘭道：「罷喲！子騫今日忽然用起謙來，真令人難解。不要磨牙了，快些取出來與大家看罷。知道你定有出色詩句，故作此欲揚先抑之勢。」漢槎被大眾逼迫不過，只得取過筆硯寫下來，遞與眾人，見是兩首絕句。王蘭念道：

揚州芍藥甲天下，勾引詩人興更狂。
既道此身有仙骨，緣何低首讓花王。
斜風細細雨霏霏，終日看花不忍歸。
最愛虹橋二十四，一齊含笑脫宮衣。

眾人看畢，痛贊不絕。王蘭笑道：「這兩首絕句，措詞新穎，用意亦深沉，況不露圭角真合作也。我原說他揣摩了這數日工夫定有佳句，卻故意不與人看，明雖謙抑暗實誇張，這是子騫向來的脾氣。」漢槎大笑道：「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！好在我的詩，已給你們看過，佳也罷不佳也罷，悉聽者香去說。我又敵不過他的口角，惟有聽之而已。」

說話間，家丁們已上齊肴饌。小儒親自執壺，眾人把盞，又說道：「此次甘露未知可曾取中，想旦暮又盤都有信來。外面亦該有《題名錄》了，明日先買一本來，一閱即知有無。」從龍道：「我想禮闈取士的總裁，頗有眼力。寶徵秉性拘謹，直合個內官詞翰。寶焜生來風力，又善於言語機變，為一方之牧令綽綽有餘。就是甘露那孩子，品學端方，大有乃祖之風，此科我可期其必中。但是他也是個州縣材料，縱然列在部曹，業經過格，恐翰苑清華，無他位置。我今日預先說下，停幾日即要發曉的，那時你們才服我有先見之明。」眾人都點首稱是。

王蘭道：「閒話少說，而今寶徵點了詞林，至遲秋間都要請假回籍的。正好順至杭州招贅，一舉兩便。小儒也該早些發信到朱家，使蓬耕好預先準備。因蓬耕家計不十分富足，免得臨時措置不及。二則亦當送個喜信去，叫他聽著喜歡。伯青、楚卿既作大賓，也要聯名寄封信去，通知蓬耕；」小儒道：「者香不言，我幾忘了。明日即煩伯青、楚卿作起一札，我專人到杭州去。大約完姻吉期，都要擇在冬令，方展轉得來。」伯青、二郎皆答應了。

小儒又道：「就是甘家那邊，得了甘露春闈的實在消息，我也要打點彼此下聘擇吉，同時婚嫁。早早將兒女婚姻完全，我即可交代首尾，從此了卻一樁心事了。」二郎笑道：「兒人當婚，女火當嫁，自然要料理的。況且焜郎指日是一方父母了，沒的縣官到任，不惜著太太去，倒也新奇。只聽得翰林館裡，有告假完姻的故事；沒有聽得縣官有告假娶親的。小儒若說交代首尾，只恐言之過餘。前月你家沈姨娘，新添了一位阿郎，取名寶森的，難道不算你的兒子，將來你是不代他聘親的麼？」說得眾人都大笑起來。小儒笑道：「我說的是眼前，若到寶森娶婦，至早也得十數年，安知那時我輩又是何光景？楚卿這思慮，竊恐太遠了些。」

伯青插口道：「楚卿提及小儒得子，我卻記起者香月內雙得子女。這麼一件大喜慶事，反瞞著我們，連杯水酒都不肯請人，者香不免太為吝嗇。」王蘭笑道：「若這麼說起，要扳出一堆的人來呢！日前楚卿夫人生了千金，二月內在田的大夫人生了公子，都未請人。不如大家約齊了，公請你們，庶幾不至偏向。」二郎道：「倒也使得，我本要請人的，因為生了個女孩子，什麼出奇，所以沒有驚動渚位。惟有者香雙得子女，亦當出個雙分才是。莫若者香單請我們，我與在田公請你們，這才真不偏向呢。」眾人齊說：「楚卿言之甚是。」重又換上大杯，雄談暢飲，直至月上花梢，更鼓方散。又坐了一會，從龍辭去，伯青、漢槎也因在園中住久，亦要回去。

次日，小儒即具了一信，又加上伯青、二郎的兩函，遣人專僕杭州，並敘明冬間著徵兒前來入贅等語。家丁領命而去，見雙福早送進一本春闈《題名錄》來。狀元出在蘇州，榜眼河南，探花杭州，因皆不認識，不過一看而已，沒甚關心。看到三甲中間，分部的各主事，方見甘暄名字，簽分禮部學習。小儒見了，亦覺喜悅道：「真個在田有知人之明，竟被他料定了。」忙回後與方夫人商議，著人往揚州甘家賀喜，並約彼此下聘日期。小儒的信才去，恰好甘老也著人至南京，來書賀寶徵兄弟同捷之喜，亦提及行聘

的事。兩邊皆約定七月中旬下聘，冬間完娶。此是後話不表。

隔了一日，王蘭果然備帖來請眾人赴宴。原來洪靜儀生了一女，取名蕙貞，洛珠生了一子，取名政清。同月生產，只差了兩日，女先男後。王蘭既邀請眾人，從龍、二郎也不免同請了一天客。因從龍在工未回時，婉容已生了一子。二郎家前數日，小黛亦產下一女。小儒見他們彼此邀請，都有自己的陪客，也另備了幾席酒，做了一天戲，請從龍等人重開湯餅大會，鬧熱鬧熱。

早至端陽午節，繁文不須細贅。無非你來我往，饋送角黍時鮮果品等類。眾位夫人亦因都有了兒女，大家互相送些繭虎艾人，寄名符、長命縷諸物，聊應時景。

光陰易過，瞥眼早交暑日。小儒接到寶徽、寶煜的稟啟，知已請了假，回籍祭祖。定於新秋，同甘露一齊出京。又附著甘露寄呈他祖父的稟啟，與小儒昔日在京一班同年世好的通候書札。小儒一一看畢，當將甘露的家書發出，差人送往揚州。便起身袖了寶徽兄弟的來稟，至後堂交給方夫人看了。

方夫人道：「我正要請你來商量一件事。後日是馮太太的生日，前幾回他的生日，都因我們相離太遠，沒有送著禮物，他也不能怪我們。今番既住在一處，雖然是個小生日，正好借此替他做一做，以補從前。不知你意見若何？如果可行，你可叫人定下班子，以備本日伺候唱戲。」小儒聽說，連稱應該道：「我們自從各家合住，楚卿家大小很酬應了我們幾次，我實在過意不去。難得後日是馮太太生日，我們既曉得，定要大大熱鬧幾天，才是道理。我就叫人傳班子去，切不可早露風聲，楚卿知道了，必然攔阻，等到當日，再告訴他。卻要暗暗知照王太太們一聲，恐他們也要附分子的。」說罷，小儒出外吩咐了雙福，又叫廚房是日預備上等酒席。

果然到了十二日，小貨方才知，欲要推辭，已來不及了。兩邊都掛了燈彩，東宅是男客，園子裡是女客，兩處皆有戲酒，頗為熱鬧。接著王祝江雲四處，也補送戲酒。小黛又作主人，復請大眾。雖然是個小生日，整忙了半月有餘方止。

此時正屆大暑，小儒等人通不出門，只在園內避暑納涼。伯青、漢槎也不回去，同著梅仙、五官都住在園裡。這日早間，落了一陣雨，覺得涼爽。小儒起身，向園子裡來，不著衣衫，科頭跣足，上身穿件熟羅小衫，下著小白綢褲，腳下趿了雙棕底涼鞋，手執雁翎羽扇，緩緩的由留春館，繞至迎義亭，去看雨後荷花。

到了亭前，早見王蘭、梅仙二人倚著闌干，指手划腳的談論。梅仙又折了一朵白荷花，在手內擺弄。小儒近前，笑道：「原來你二人先偏我在此玩賞荷花，也不約我一聲，我亦會尋了來。」王蘭笑道：「人皆知雨後荷花分外鮮豔，不可不賞。我們縱不約你，你也該知道的。」小儒笑道：「你此時見我來了，樂得說句人情話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伯青、漢槎、二郎由河那邊，彎彎曲曲，分花拂柳的過橋而來。大家問了好，同倚著石欄。見池內紅白荷花相間而開，一朵朵奪豔爭妍，清芬撲鼻。如四面鏡、重台佛座、金蝶種類不一，真乃翠扇凝煙，紅衣泛水，高下，如一座花城相似。甚至河岸上，都鑽出幾枝早蓮花來。又見那荷叫『上的兩珠，微風擺動，跳走不已。

早有家丁們送茶來，王蘭道：「五官何以不來，難不成還睡著麼？平日在裡面貪睡，勢所必然。現在一人住在叢桂山莊，也該早起了。」梅仙道：「何曾是貪睡，我來的時候，他已起身半晌，在那裡靜靜的用功呢。我去約他同來，他口內只答應著，卻不起身。我因此不耐煩，才獨自走來，恰好路上碰見者香。我看老五終日在詩畫上講究得廢寢忘餐，還要入魔氣呢！」

小儒道：「五官事事專心一志，而且始終不怠，何患無成。他的詩不必說已是好的了。前日聯句中，頗為出色。字亦寫得秀勁勻潤。火有鍾主體格。惟有畫沒有見他出過子，不知如何？若論詩字有這般長進，他又精益求精，料想畫也不得十分離奇。他既不肯出來，我們大家鬧他去。」

梅仙道：「他前日畫了一軸十個美人，現在裝潢好了，掛在屋內。我就很愛他那軸畫兒，和他要過幾次。他說改日再畫一軸送我，原本捨不得送與別人。其實他也不曾學得多時，即如此精妙，可見他的天分聰明高人一頭。若說詩字，我還可以將就得過，獨有畫我是不恤的。」小儒點首道：「不意五官猶有這般手段。你的天分本來也好，詩字兩層，亦不弱似他。所欠的不過是學，只要你用心去畫，暇時就跟著他調調顏色，臨臨底稿，包管你不上一年半載，不愁不會畫的。俗說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」

說話時，眾人已出了亭子。梅仙又在池邊近處，折了幾朵荷花帶與五官插瓶。大眾即從河畔繞至半村亭，穿出紅香院，來至叢桂山莊。進了園門，見服侍五官的小童，坐在石磴上打盹。眾人聽屋內寂靜無聲，便悄悄走到窗外，隔著碧紗向裡一望，見五官坐在案前，吮筆作畫。案上鋪著一張一丈長的紙，已畫成半幅，紙上遠塗近抹，是作的一幅山水。五官卻筆不停揮的，或點或染，或皴或鉤，疾如風雨，勢若雲煙。不必計畫之工拙，見他這般下筆，即知其技已精，不同俗手。

五官一心專注在畫上，競不知窗外有人窺看。眾人望了一會，見他畫已將成，一齊笑著，走進道：「好畫呀！我們特地過來瞻仰的。」五官正在得意作畫之際，心無旁注，猛不防的被眾人嚇了一跳，忙擱筆起身讓坐。眾人都圍攏來，爭看他的畫本。

畢竟五官所畫的山水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